

望溪先生文集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一

墓誌銘

尹元孚墓誌銘

蠡吾李塨剛主嘗言北方少俊不可自混於俗者博野有尹元孚余心識之而無因緣會合乾隆二年春元孚自淮南入覲再過吾廬終未得面以

聖天子大孝實行三年之喪余時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於二親王就直廬持服時未再期余不出元孚無公事不得入也五年春自河南入爲副都御史始得相見方是時元孚通籍已十餘年顯功名於襄漢兩淮開府河南海內賢士大夫計數大府中人物

指再三屈則必及焉而元孚深愧不能有所樹立以負天子特達之知蓋少孤貧太夫人口授論語卽知孔子之言不可違悖旣長篤信程朱之書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故自服官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自律故自視若粥粥無能者一旦入長御史爲耳目之司竊忝得自展布而太夫人老疾不能就養京師未數月卽以終養告歸居五年太夫人考終服未闋天子豫虛少司空職以待之及赴

闕未踰旬

特命視學江南十二年秋蒞金陵八月望前六日諸生旣入棘闈質明操几席杖屨徒步造清涼山下潭亭余

尚未起童奴自有客徑入不知其爲大人也及相見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眾駭遠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服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豈有既乎時余治儀禮因以相屬欲共成一書作而曰生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饑未遑教治居臺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廁九卿陪奉廷議非忘身忘家不足以答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先生經學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業越日又獨身前來從者一人余畏邦人疑詫乃掃墓繁昌入九華山以避之而私心竊委吾

君求賢若渴又得一支柱名教之人也未幾有旨復掌江南學政逾歲七月按試至松江遘瘧寒疾卒於官前是月特晉少宰人皆曰

上之信用益切矣嗚呼惜哉元孚始以吏部郎中出守襄陽漢水暴上壞護城石堤修建萬山至長門近十里分植巡功民忘其勞已調揚州適荊州都統西征取道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惶急乃竭誠修禮卒改令以船濟凡利害切民未有間而不諳知而不行者所屬皆羣聚而禱祠焉其治揚州亦然就遷鹽運使尋擢巡鹽御史晉中丞積獎一清導商民以節儉而身先之及開府河南開歸諸郡大水上章自効列賑恤之宜

天子一切報可約法十六條兼用北宋富公弼趙公抃  
救灾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廩給開以作業  
俟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以是災民無  
一出河南境內者元孚性淳白坦易遇事必行其心之  
所安少時授經祁州語生徒假館於張氏以奉母凡七  
年不忍一日離也其居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  
人意或未愜則跪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  
出入壹稟於毋非請命妻子不得取尺布鎰金日用之  
外多布之治所爲揚州兩營河南撫標置舉本各二千  
金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適乃可以法繩完城濬河  
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創蜡祠表前賢舊蹟賜

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故民皆感興政教信從其在鄉則族人皆授以田使自耕以食而執其契立義倉義學拯危濟困不可勝紀用此仁聲義聞播流海內顧公用方久任督府再舉以自代高公東軒以宗程朱志相得總督畿輔嘗以公事過博野登堂拜母孝德上聞乾隆八年冬十有一月

天子特賜太夫人

御製詩及楹聯天下傳爲美談最其生平以與眾人絜度則行既成名旣立功業亦有所表見矣而每爲余言其胸中所蘊蓄尙未見其端倪此余所以心孤氣結涉月踰時而不能自克也其入觀初

命巡撫廣東

陞見陳母老不能遠行故有河南之命禦灾捍患日不暇給尙於其隙布周官溝樹之法編甲戶以詰盜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簡有德行者爲社長朔月月半書其孝弟敬敏任恤者與其放逸奇衰爲患於鄉里者有司巡問觀察因事而勸懲之行之數月罷民竦惕禮俗蒸變而尋內

召始入臺卽奏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焉今方甄別年老不勝任之員而知饒州府事張鍾又以年老命改部司旬日間前後頓殊恐莫下無所法守

上嘉納之其在河南嘗奏睢州湯文正公宜從祀孔廟

視學三吳首謁東林道南祠舉舊典答諸生再拜凡試舉士旅見皆然頒小學以明程朱本意聞隱士是鏡庵墓三年親訪於舜山薦舉以礪士行既遭疾自知不起草遺疏言任賢納諫始終一意以立誠爲本旬日中無一語及家事卒之日晨興盥漱扶杖至東齋郡守入見子嘉銓侍尚爲辨人心道心汗出霑衣請解衣少偃息不可扶翊入寢移時危坐而逝時年五十有八所述君鑑臣鑑士鑑女鑑增定洛學編北學編已鋟版居憂讀禮作從宜錄侍養五年讀三禮筆記及與師友論學語藏於家嘉銓承父學欲繼其志事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朝夕米飲不過一溢淮商致五千金曰大人生不取

一錢今以此購堅拒之曰受一錢何以對大人之靈聞者莫不感動以爲君子有子元孚名會一雍正癸卯進士先世山西洪洞人遷保定至曾祖諱先知始爲儒祖

諱澤皆邑庠生父諱公弼早世並

贈河南巡撫母李氏庠生諱宗白女

旌節孝累

封太夫人祖妣某氏曾祖妣某氏

贈夫人妻蘇氏處士昂文以聰

贈未受巡撫時

封而前巡鹽用御史中丞所加級

封一品夫人子二人長嘉銓雍正乙卯科舉人次永銓

早殤次啟銓承蔭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  
銘曰

以人視子所受於天實厚且全而子自視則終其身而  
缺然子志方盛道若可達而不假以年有子象賢尚無  
恨於幽埏

沈孝子墓誌銘

沈編修淑請假歸踰年以書來曰先大父誌銘先生前  
則諾矣卜十月上旬兆從敢請又曰淑逮事尙幼事迹  
不敢妄述所據旌孝錄及鄉里之公言也按孝子之行  
尤著者鼎革時負母而行於野遇盜奪其糧母固不與  
盜怒將殺之泣而求代並舍之鄰失火延母寢母疾方

劇不可以變孝子號痛呼天風反火息母八十餘疾危篤醫者皆曰法不可治割股以進弗瘳夢神緋衣告曰疾非五藥所治醫凌某在雙林速致之凌至以針達之脫然愈余嘗怪書傳所記以孝感鬼神而得異徵者大抵皆獨行之士而聖賢則無之蓋聖賢之學至於知命而不惑雖事父母亦盡其心與力之當然而止耳獨行之士悲憂感發若焦若熬常欲殉以身命故精氣之積而鬼神爲之通理或然也余生平非所識不見於文惟節與孝則無分於聞見然人之情務崇其親而不度於義則事有傳會增加而非其實者矣故必得其所徵始傳信焉古之能以學行自振者其先世必有潛德隱行

淑年少氣銳乃能不篤於聲利而以養母治經爲事其志固與眾人異矣淑之終有立也吾於孝子之行信之孝子之行之非虛構也吾卽於淑徵之孝子諱育年九十有四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先世居浙之苕溪十世祖秀明初以平吳功授侍駕親軍都指揮使特進榮祿大夫子永卿承嗣五傳至按嘉靖中爲江南常熟縣福山營遊擊卒於官遂家焉子繁繁生坊坊生文瀧配周氏子二人孝子其長也娶吳氏子六人錫裕庠生錫祚康熙己酉舉人錫祉錫某並太學生錫祐歲貢生錫禧早卒女二人俱適士族淑錫某出也以雍正五年葬於先兆慶安阡側銘曰

歷艱危終坦夷毋及身皆耄期名廣揚後蕃昌所受於天茲乃得其正而常

廣文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隸安州人父諱灝從容城孫徵君講學河漳義俠著州部君旣冠亦好陽明氏及其鄉鹿忠節公論學之書而踐行之父歿故舊巧奪其產弗與爭高陽李相國嘗延至京師一日念母謝歸設教於家塾從者數十人每秋冬生徒夜誦燈火相聯聲滿里巷毋歿以鄉舉次選正定縣教諭設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習射屬府三十二城之士多聞風而至君精制舉業其爲教雖以力行爲宗而常因文

術以誘進之凡經君指畫輒籍于庠序升京兆禮部者相踵故士爭湊焉其在正定嘗奉檄視蕭家營水灾在事者陰授意以未成灾報不爲奪太守命督墮平甯晉諸邑民捕蝗歸報曰民不畏蝗捕蝗令屢下官屢至則苗盡矣一時士民咸載其言余聞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陽明氏爲世詬病久矣然北方之學者如忠節徵君皆以陽明氏爲宗其立身既各有本末而一時從之遊者多重質行立名義當官則守節不阿如君又私淑焉而有立者也用此觀之學者苟能以陽明氏之說治其身雖程朱復起必引而進之以爲吾徒若囁囁焉按飾程朱之言而不反諸身程朱其與之乎然則猶君

之行者蓋不必以其學爲疑也忠節之後人多與余往還故余習知君之爲人君歿踰年次子憲華奉冢子憲榮命來請銘固辭不獲乃述而志焉君康熙甲子舉人官止順天府武學教授以雍正四年六月卒於京邸年六十有五母某氏世儒家妻鹿氏忠節公其曾大父也子三憲榮康熙壬辰進士黔西州知州憲華雍正甲辰一甲進士翰林院修撰季憲正雍正甲辰舉人女三皆適士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聞之尊行無愧教之行學亦顯惟用不施後昆之遺

程贈君墓誌銘

君諱增字維高徽州府歙縣人也程氏自晉梁爲歙名

族譜牒具存衣冠甚盛至明中葉河南道御史材以名  
節顯而御史之子孫爲清門御史當武宗時劾劉瑾不  
法奏留中巡按浙江卒於官瑾誣以九庫贓追論合家  
徙海南瑾敗始歸鄉里子二人曰默曰然先後以禮經  
舉乙科君爲默五世孫君父自歙遷淮之漣邑歸展墓  
遘疾厲君方與二弟從師受書聞之冒惡風渡江舟幾  
覆相去千五百里六日夜而至而父已歿未逾月毋唐  
孺人疾作遄歸不及含斂自是遂絕意進取漣地窪下  
母柩在堂水驟漲倉卒號呼與僕一人升柩于木案旣  
而下之非多人莫能勝旣營兆域合葬於休甯之蓀田  
山乃移家山陽使二弟學儒而身懋遷家遂饒父族四

母族三死而無歸者畢葬焉餘皆定其居使有常業設  
義田義學以養疏族人而聚教之鄉人叩門告請未嘗  
有難色或急難以千金脫之後更相背造怨騰謗窮而  
自解則待之如初由是名著江淮閒康熙三十一年淮  
黃氾溢數百里內民皆露處隄上君出家財修邗溝兩  
岸險工十里總督河道張公鵬翮以聞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閱芒稻河

召見

御書旌勞二字以賜先是于清端公總制兩江時微服  
潛行察疑獄求民隱奸人因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因  
之失入屬吏雖灼知而不敢言君進見直陳其弊且指

目擊一二事爲徵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玩敝至此君以布衣得近

天顏者三長子鑑爲浙江糧道攝布政使每以公事道淮揚覲省來道聚觀人皆以是爲美談詎知君之忼直不欺言人所不能言而不爲威惕如此君嘗因吾友吳東巖見余于河干野寺樸質如老諸生厥後東巖總其門生所爲文隱其名俾余甲乙所取二篇皆君叔子鑑作也東巖乃詳述君之生平而使鑑從學於金陵及余以南山集牽連赴詔獄親故蕩恐不敢通問惟鑑以計偕入獄視余卽此可徵義方之教而御史之風規所漸摩者遠矣君旣卒三十有一年余告歸鑑始以君詩請

序洛韻甚老余夙有戒不能爲生破也又五年卜宅始定葬有期來乞銘嗚呼君才足以立事而不求仕詩足以達情而不以爲名其用心爲不苟矣是宜銘君父諱朝聘祖諱必忠皆

君卒於康熙四十九

年十月某日年

十有

以鑒

誥封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以鑑

誥贈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元配唐氏

贈恭人繼室童氏

封恭人鑑唐恭人出次振箕候選知州次鑑次鍾庠生並童恭人出孫三人長揚宗次春浩次某以乾隆十一年五月某日葬君於歙縣之某鄉某原二恭人祔銘曰

義正大府乃夙昔之惇誠聞正言而不怒惟聽者之賢明使君而謀仕安能詭隨屈諂以自毀其操行

通議大夫江南布政使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先世浙江秀水人明永樂初遷安州五世祖始爲儒官遂世其業祖若父皆舉乙科教授鄉邑連州比郡秀傑之士多從遊公成童補博士弟子堯然出儕輩甫弱冠卽佐父爲諸第師學使者課試歷其曹者必公兄弟也而公自視缺然陰與博野尹元孚思古處務檢身制事之學壬辰登進士年二十四座師爲趙公松五徐公蝶園皆器公榜下卽充

武英殿纂修時滄洲陳公掌殿中修書事常語余後進

有守有爲者以公爲首故公詣余一見如舊識初授湖  
北枝江令鄰省大府卽思得公守巖州劇郡旣典郡卽  
思得公爲監司故論薦者如爭其以黔西州服闋引見  
世宗憲皇帝卽命赴貴陽以牧守補用其守大定以江  
西巡撫薦遂命補道府皆前此所罕見也公任官二十  
餘年皆在西南而勳績尤著於滇黔其爲政急民之病  
如其私而務以殖其衣食爲本始令枝江修百里洲隄  
除解餉入川雜派攝饑九道剷去潯陽大孤兩關錮弊  
辨誣獄出無辜者七人未數月經略張公以貴州按察  
使保奏方是時羣苗交煽軍旅四出古州姑盧朱洪文  
諸叛案以爲非公莫定也公至出入重輕咸稱其情眾

心始安逾年春攝布政使黔地多山砠少穀土兵餉半  
移調於鄰省民尤貧瘠公奏給工木築壩堰引山泉以  
治水田導以舍洩涉揚之法貴筑貴陽開州威甯餘慶  
施秉閭不數年報墾升科者三萬六千餘畝課種桑募  
蠶師教蠶出署內所登繭於大興寺練絲織作使蠶其  
利開野蠶山場百餘所比戶機杼聲相聞又以其閒大  
修城郭廟壇學舍廣置栖流所以收行旅之疾病者益  
因食方冬寒恤老疾嫠孤之無衣者親課諸生開以立  
志爲己之學立義學二十四於苗疆蓋惟公志廣而才  
足以達之故於艱難倥偬中庶政並興而曲得其次序  
也其尤爲遠近所傳述者公始至貴陽委署威甯府踰

年威甯改州大定政府會烏蒙土司謀叛東川鎮雄附之威甯爲夷獮出入要綰地仍命公馳赴威甯督州牧完守公至城西陴頽舉步可踰乃聚民間米桶實土石層累丈餘然後比次甃築墉堞屹然羣夷縱火牛街鎮去城三十餘里火光燭天公言笑自如日夜爲守戰計賊不敢逼會哈元生兵至賊敗時鄂少保總制滇黔公其所舉任也常以此自喜知人之明張經略引公自助亦職此之由而余與尹元孚平生重公則在志行之不苟方威甯危急公慮賊兵趨大理屬州牧陳嘉會分守大理執其手曰吾死於此分也但遺老母憂責志窮泉矣及公陳臬於黔苗疆初定方興屯以蹙扼之將吏多

欲以刻急見其能謂此異類勦絕不足惜也丁巳正月  
望省城大火公入見張經略曰天意如此當設誠修省  
雖羣苗亦人類也張公大爲感動以申戒承事者公之  
一於義理而不雜以世情如此昔滄州政績惟著於郡  
縣與攝江蘇方伯時及踐大府河決武陟以死勤事而  
功不成海內惜之公之才識與滄州相近而遭遇亦略  
同自爲三司天下皆望爲大府近十年矣大府多舉以  
自代而竟終於此然滄州攝監司日淺又不若公之久  
於其任而實德及人良法垂於後世然則在公亦可以  
無恨矣公自黔調移安徽未一年會徐鳳水災民流於  
金陵地非公治也而竭俸賜編棚苦蓋布席以栖災黎

重建陽明書院以實學開羣士其卒也官吏士民皆爲鳴咽生平孝親友弟睦姻任恤仁於故舊僚友不可備書書其志事之卓卓者公諱德榮字廷彥號密山康熙辛卯科舉人

誥授通議大夫生於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卒於乾隆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所聞歲貢生祖諱灝順治庚子舉人父諱鶴齡康熙甲子舉人以公及仲弟德華累

贈通奉大夫曾祖妣潘氏姜氏張氏祖妣王氏吳氏妣鹿氏並

贈夫人娶辛氏浙江分水縣令禹奕女

誥封淑人子四人長策乾隆丙辰進士江南宜興縣知  
縣次筠雍正乙卯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次笙乾隆甲子  
舉人皆辛夫人出次篋側室黃氏出女四人孫四人以  
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古賢之生各有志事雖遇於時難滿其器與其遇隆而  
施則匱孰若中閼用有未致公如金玉韞則有輝爭先  
欲覩眾心所希蹇然當官藹然近人雨膏霑被物象皆  
新事至立剖光融如煜表裏洞然蠹祚姦伏中經畏塗  
進退維谷國爾忘身如行平陸誰謂文儒絀於武守持  
危濟變左宜右有信道不移行身無倚諤諤危言以報  
知己獲上以誠師中有喜異類同仁德施無比海闊蒼

生望公秉鍼中朝良士佇貽北闕謂承天休如枹與鼓  
年未及耆忽焉終古愛已遺民迹當見史無爲公悲公  
長不死

葛君墓誌銘

江都顧友于兩歲四通書於余皆以葛氏誌銘爲言丁酉七月余在塞上同里胡襲參復自京師以友于之書并葛氏子宏文之狀來且曰子之師書宣先生蓋受宏文之贊因與友于有連而某亦嘗定交焉其乞銘辭甚哀且所狀皆近事實可知矣願子勿卻也據狀君諱士巽字大生揚之邵壠人少學書少長慨然曰吾見爲士者不遇則羸其躬以及其親忝而第浮客遠宦長離親

側非吾志也因棄書行賈淮南吳楚間果大贏承親之  
志姊妹諸甥無不資給也兄早卒撫其子猶子兄之子  
又卒愛其子有加於孫君家旣饒因大治塋墓經田疇  
建廬舍而求名師以課諸子甚嚴曰吾廢學以養吾親  
今吾無仰於若若甘食美衣而不幅以學且生邪心其  
所狀大略若此實其言亦近於古者閭胥族師所書孝  
弟敬敏者矣予平生非親懿故舊未嘗一與之銘蓋銘  
者謚誅之遺也古者非貴而有功德不爲誅而謚則雖  
君父不敢有私焉今於素所不識之人而與之銘設實  
背於所稱是讐言也於吾爲贅行矣用此謝不爲銘而  
生怨嫌者蓋累累焉今乃爲葛君刱爲之蓋念胡顧三

君子誼不宜欺余且以其素行爲質而非徒重其請也  
君卒於康熙乙未四月享年七十元配姚氏繼配蔣氏  
子三長宏文歲貢生次宏友國子生次宏毅郡學生女  
子三以某年某月葬於某鄉某原姚氏祔銘曰

維君之行不求顯於俗而自得其情二賢爲徵吾與之  
銘

劉篤甫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德培字篤甫河南商邱人也劉氏世有聞  
人君之父諱伯愚以學行顯君既沒之明年其子韋來  
省其從父上元邑侯某而介侯以乞銘於余韋之言曰  
吾父事親以孝而與朋友以誠其處身也儉以勤其嗜

學也老而不衰少孤所以事吾王母者細大無違先王父之遺文得復出於患難兵火之後者吾父好學求友之力也自鄰州比郡以及齊魯吳越有道而文之士無不交也於書無不好尤篤於詩騷鷄初鳴起漱盥端坐誦吟至日夕不倦數十年如一日也故吾父之終也里中士友皆驚悼以爲典型之失焉田君簣山者中州之賢者也其序君之詩曰篤甫之詩至性之所結也自吾與篤甫交而半生爲梁園之遊夷險悲愉無不共也夫道之不明久矣士非有瑰怪非常之行則不爲世俗所稱道而不知是皆緣所遇之變以生自君子觀之則循循於父母兄弟朋友之間而久不失道者其難倍於偶

然之所發也吾聞明之襄也士大夫雖行過乎中或不能盡出於中心之誠然而無不知氣節之可貴者當江右吳中以文章角立爲社而君之父亦起於北方以應之雅爲艾南英楊廷樞諸公所推其後明亡艾楊諸公致命以成其仁而君之父亦捍鄉里之患以死蓋其一時因教化而成習尙者如此然則君之近文章而重氣類其來有自也君卒於康熙壬午十月二十日以癸未十一月朔葬於某鄉某原娶侯氏子三人長韋拔貢生次韁太學生次韓邑庠生女子三皆適士人子銘曰前爲良子後壽考行比於鄉學信友事則未施道可久

龔君墓誌銘

君諱聲振字以成先世江西進賢人遷金陵余里居友  
其世父孝水至京師與其父于路遊君總角余過孝水  
見之門塾中其後余行四方孝水客大名而于路官京  
師不見君者十餘年矣余遘患吾母北上載婢以從爲  
關吏所扼置天津踰歲而吾母疾大劇婢不可致計其  
費當三十千南昌彭尹作曰于路使粵西其子在是吾  
爲子語之其半可任也越日君具以來事遂集旣而聞  
之乃貸於金陵賈人也余多年不見君叩曰猶務學乎  
曰未廢也曰曾試於有司乎曰爲是北來其不遇柰何  
曰已舉於京兆矣其貌慄而辭質不異在門塾時余聞  
世久見齒與余若者其設心及容貌辭氣已不若長者

之篤而後於余者則少異焉又其後則又異焉每以爲  
非世教之細憂君稚齒而聞父之友之急無難辭其將  
之也無德色少而得舉無寬容其性資有大過人者而  
竟天死嗚呼是豈獨龔氏之惑邪君卒於金陵家人秘  
之余與于路屢見而不敢言訃旣至乃唁而爲誌以歸  
焉君卒於康熙丁酉某月某日年二十有三以某月某  
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胡混叢眾萬而獨秉其英芒乎芴乎遽返乎幽冥吾求  
之播物者而不得其情

余君墓誌銘

君諱兆鼎字季重世爲歙西巖鎮人父及伯兄行賈母

遘厲疾仲出求醫藥君獨在側疾中言動異常人不敢近或叩曰爾懼乎對曰病者吾母也何懼弱冠後爲人賈宣城每三歲一歸省一日心動遽馳歸則母臥疾已三日矣時伯客金陵後二日不期而至叩之其心動就道之日同也其後伯病於金陵君馳視求醫於揚州跪泣於其庭三日始可偕然終不能療也少廢書讀大學未半行賈後益好書日疏古人格言善事而躬行之其在宣城有畢某負百金所居與君夾河一日託賈事迎至其家將夕命其女靚妝出拜曰君旅居願以女奉箕帚償宿負君奪戶而出則河無舟其人尾而至喻以理且要言所負終不收乃感泣具舟以渡明末鄉里阻饑

君十歲與羣兒樵蘇山中離閒有果爭取啗獨君不給  
視有子華瑞以文學知名與子爲執友康熙丁酉來京  
師館余家述其事以乞銘距君之卒十有三年矣蓋徽  
俗葬地難購而華瑞貧故久而不能舉也君卒於康熙  
乙酉享年七十有三娶汪氏繼娶方氏子二長華瑞次  
關瑞早卒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嗟歎乎君抱儒之質以美其身獨留其文以遺後之人  
尹太夫人李氏墓誌銘

太夫人姓李氏博野儒生諱宗白季女也少時聞父夜  
讀書卽能暗誦年十九歸贈公七年而嫠子會一經書  
皆太夫人口授自贈公之沒逮會一未遇家寢艱舅姑

老父母衰疾無子養生送死不惟心瘁力殫資用半手  
所拮据自會一出守襄陽至開府河南所以忠國利民  
濟艱銷萌拯凶饑正禮俗不惟朝夕訓誨且多出於太  
夫人之規畫會一之守襄陽也三攝荊州九赴鄂城每  
遇水旱太夫人必跪烈日甚雨中家眾恐致疾羅跪挽  
掖終不起常應時而得所求雍正九年荊州都統將兵  
西征命造浮橋吏民惶急太夫人曰凡人必曲致其情  
而後可以理喻會一從之乃次第以舟渡時又調綠旗  
兵馬會集襄陽供具夙辦軍憲而民不擾未幾移守揚  
州襄陽樊城宜城並建賢母祠不可抑止乾隆四年開  
歸諸郡大水會一懇陳民瘼流民所至命有司隨地廩

給而籍之踰歲資送還鄉無一流亡於他省者民皆曰  
豈獨大府之明太夫人爲吾民廢寢與餐大府安得不  
竭心與力乎始會一入觀已

命攝廣東巡撫以母老不能赴任辭遂改河南及自河  
南內

召授副都御史未數月聞太夫人疾乞終養得

俞旨皆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春

特賜太夫人

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楹聯一時爭傳謂前古邀  
此異數者亦罕云會一雖洗手奉職而自遷兩淮鹽運  
司晉巡鹽御史秩賜皆豐太夫人節儉治家嚴子婦非

請命銖金尺帛不得專取並蓄以待大用其在官中救水火之災給師旅立營倉置舉本以恤卒伍建禮祠修橋梁津渡施濟窮民見治所德政碑家居睦姻任恤分田贍族立義倉義學以及道路倉卒拯救急難具載會一所編年譜余前已入聞見錄賢母類中而太夫人卒會一復以狀介余族子觀承請銘余苦辭之難更設也旣而思之古稱女士謂女子而有士行也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今之士竇抱此志者幾人哉而太夫人則志與事皆有焉故更摭前錄所未及而敘論之俾吾儕有所愧恥而興起焉太夫人雖通文史而不爲詩辭其在廣陵憫民俗怙侈縱逸由近鹽多商作文訓質

言十二章以訖誌之每閱邸報至

聖制惇大必三拜稽首以慶羣下有讜論訏謨亦再拜  
稽首偉哉淵乎其宅心也用此觀之則所見於行事抑  
又其淺焉者矣始贈公沒將卜於祖兆族人隘之太夫  
人泣然曰宅東有田孤嫠便祭掃遂定窩是爲東章新  
阡越五十有一年而太夫人祔焉贈公諱公弼卒於康  
熙三十二年六月朔日年二十有七乾隆二年

詔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太夫人卒於乾隆九年七月  
朔後一日享年七十有八

詔封夫人祔以十一月十一日孫男三人長嘉銓雍正  
乙卯舉人次永銓殯次啟銓承蔭女孫二人銘曰

古之貞婦守節閨房夫人義事實播家邦古之賢母義方是帥夫人德心曲成民物克己裕人恩周六親禳災弭患誠動鬼神

九重褒嘉萬眾稱美福德之全在古無比天寶光啟以昭女儀豈惟女儀志士之師

大司寇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宛平人大司寇韓城先生繼室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縉之母也夫人之卒苞以門生卽事喪所讀先生所述夫人之行盡然增哀敬先是夫人遘疾類痲瘧及先生得末疾夫人舍其疾而惟先生之疾是憂遂浸加至不可療苞居先生之門最久而親族姻黨道夫

人之賢如一口蓋不獨家事治其輔成先生之德義有  
爲行述所未及者夫人旣卒數月而先生病不能興苞  
每往視疾未嘗不傷先生之衰困而不獲夫人相左右  
也及先生歸田逾歲而疾漸平視聽不衰喜過余望而  
又痛夫人不獲與先生偕老而從容於林泉也丙午秋  
縉以書來徵銘乃質言而係以辭夫人卒於雍正元年  
正月享年六十有二長子綽元配李夫人出與縉同登  
癸巳甲科女一適士人孫四長祇公早殤次民先嗣綽  
次立先次因先俱縉子於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

曰

起家編展惟福之綏作嬪賢達惟德之宣生有令聞女

婦所儀沒有遺施君子所憐年逾六甲子姓茲茲兆云  
孔安庶無顧思

工部尙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銘

淑人江西南昌人明兵部侍郎元鼎之女

清故禮部尙書諱振裕之妹工部尙書熊公諱一瀟之妻  
翰林院編修本之母也母朱氏號遠山夫人以詩名  
淑人幼稟母教好讀書識大義而不事吟詠其繼室於  
熊熊公已貳夏官矣尋遷大司空會淮黃閒議有興作  
奉

命往視旣行數日或因戚屬以重貲叩門曰中途旣與  
公成言囑家人驗受淑人曰此詐也速持去少延嘗執

送法司蓋公素方嚴中立不可脅持故操事構門戶者  
欲假是以相傾也其後公卒以視河罷官久之

聖祖仁皇帝具見其表裏復召用公再長冬官以疾告  
休時人皆多公能勇退而意之決半由淑人余與本爲  
同年友公歸流寓金陵特重余余時過從淑人使人進  
飲必會余寒進食必會余飢余遭難在獄踰年本自天  
津再至京師候於獄門外曰子毋憂

天子仁聖子之罪及遠投而止耳吾母已罄衣裘使持  
而來爲子道齋矣用此觀之凡本所稱淑人以大義佐  
公及幼事父母治家教子曲得其次序皆無溢美可知  
矣淑人之沒也本適游秦中而淑人畱京師余嘗拜於

北堂既彌留入視於寢迫公事未得與殯斂越十有一年本自金陵以書來速銘曰葬有日矣嗚呼余忍不銘淑人卒於康熙壬寅年七月望後三日享年六十有三長子大彬及女四人皆前淑人魏氏出淑人視之不異於本大彬子學熹學烈本子學鵬皆登甲乙科公及魏淑人先葬異壠各有誌淑人以雍正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淑人之生顯光尊遂乃遇則榮而躬實瘁少罹閔凶心摧考妣歸妹愆期年踰再紀翼翼熊公共恪表著淑人櫛紵鷄鳴戒曙公在林泉士友時式淑人治具夜分莫息每視公疾無昏與晨巾帶不弛涉月兼旬旣艾而嫠

且屯且適有子早達方陟而顛惟是仁賢履艱益著茲  
銘不磨終古有譽

謝母王孺人墓誌銘

康熙五十七年夏四月余將行塞上妹夫謝天寵聞其  
生母王孺人之喪泣而言必得誌銘乃歸孺人之歸謝  
氏也年十有八其卒也六十有一而爲嫠者三十有六  
年始新津縣令謝君仁趾聘孺人爲側室踰年而嫡死  
遂搃內事自孺人始歸新津君已遘心疾惑易無常孺  
人與生三子一女皆在憂懼中自新津君沒家益落諸  
子皆寢艱孺人有弟客死於非命積軫鬱癥發於乳醫  
者求索不稱意投惡石以反之遂成錮疾二十餘年不

瘳計孺人之在謝氏自少而壯而老未嘗有一日恬安  
其惄愁自苦不獨以爲嫠也往歲孺人六十天寵歸爲  
壽舊所患良減其家人之訃云乃者孺人時自寬食飲  
有加其疾以卒旬日閒事耳嗚呼此昔之仁人所以不  
冒一夕離親而宿於外也天寵之依余於北也以余北  
遷女弟御吾母以行乃用此不得親母之含斂以余之  
恨於天寵固不能已於言况重以孺人之節乎王氏江  
甯故家其先世有官指揮使者孺人卒於二月十日以  
某月某日祔於新津君之兆在江甯縣某鄉某原銘曰  
命之憚節以享載此貞名尙何憫於其生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呂氏自明大司馬忠節公家法爲中州士大夫宗而奕  
世多賢婦人少司農坦菴公未與余相見卽因吾友崑  
繩通問以索交及余與宗華同會試榜光祿好余尤篤  
由是兩支子弟往來京師鮮不過從而意相鄉者乾隆  
二年春岳池令憲曾以母王夫人狀因宗華以求銘夫  
人司農繼室也始歸憲曾將冠而宣曾生五齡新喪其  
母女子子五人未逾旬而司農之官甯鄉夫人居守撫  
慰勤恤男女長幼咸安焉其後憲曾再喪偶遺子女數  
人夫人鞠育一如宣曾及諸女弟而兩女早出室者皆  
寡外孫窮無依爲紀衣食月要旬致延及支庶夫人隨  
司農仕宦數十年諸子皆通籍而夫人所出守曾尤早

達顯榮焉奕乃世所謂難逢而可羨者然其拮据勞瘁  
視貧家婦有甚焉守曾爲宣化太守憲曾令岳池每戒  
之曰汝父常語家人居官而求便於身則不便於民者  
多矣又曰吾私親兄弟各食力無憂寒飢毋以我故餽  
遺惟妹適陳氏者及憲曾舅氏甚雙艱勤周卹可也買  
婢而還其家不責以值者凡三人其一大父爲諸生立  
遣之父母不受曰還則孳矣乃善養視歲熟而歸之嗚  
呼信如憲曾所述古之所謂婦順者其備乎詢於宗華  
曰是吾先人家法世毋敬帥而行之者也惟始至吾家  
曲轄隱愍有人情所尤難者狀蓋未之能具焉嗚呼若  
是則銘其可辭王氏河南新安人父養林鄉里稱長者

母牛氏夫人其仲女也司農爲僉都御史

誥封恭人

今上御極覃恩自齒朝以上均得以父職官所極品階  
請封遂晉夫人以乾隆元年正月疾卒享年五十有五  
長子憲曾前夫人徐氏出康熙戊子舉人次宣曾王氏  
出康熙甲午舉人次守曾雍正癸卯舉人甲辰進士授  
四川驛鹽道按察司副使以夫人疾革未赴任孫男八  
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文教之明嫡媵恩隆同氣之愛下型於所生及俗之傾  
繼室有涼德而父子兄弟咸不得其情有碩夫人秉德  
之貞盡室和甯有孚以光亨及而雲仍家則是承

光祿卿呂公宜人王氏墓誌銘

宜人姓王氏孟津王文安公諱鐸之孫太常寺少卿諱無咎之女明大司馬忠節公之孫婦監察御史贈僉都御史諱兆琳之子婦光祿卿諱謙恆之妻承曾光曾耀曾之母也年十五歸於呂幼稟母教通詩禮其爲婦宗婦之長者皆羨焉其爲母宗婦之少者皆師焉與光祿相愛敬以成厥家族姻鄉黨有述焉余爲耀曾同年友而光祿信余最篤以文學禮義相正嘗語余曰吾生平無媵侍或疑吾妻不能容非也家事治子孫成行吾自謂可無此耳宜人與光祿生同年卒後一歲爲夫婦者六十有一年逮事舅姑並越二紀子三人伯仲舉乙科

耀曾歷官四川按察使所至獲民譽孫曾繩繩耳目髮  
齒至耄不衰卒之日言動如平時以余所聞見婦人之  
德與福兼茂與宜人匹者宜人生於順治十年六月卒  
於雍正七年十月余旣誌光祿矣故子姓戚屬不具銘  
曰

曰豫曰豐民生所善布列六位憂虞過半有碩宜人得  
天獨贏美合令終爲咸爲恆族姓素貴夫家世隆所儀  
則賢盡室融融上學舅姑下儀子婦有孫有曾康強壽  
耇在生疇榮考終相次瞻此幽宮永蘊世嗣

趙孺人翟氏墓誌銘

孺人姓翟氏涇縣趙贈君濬之繼室御史青藜之母也

少歸贈君順於姑宜其家人家素封執婦事如寒素其後中落處之泰然前孺人左氏子一女三孺人子女各二數十年無閒言姑既歿迎姑之女兒於家忠養久而不怠贈君歿盡蓄藏以付長子預俾秉家政預爲縣令浙東青藜入翰林迎養於京師乾隆八年夏孺人思歸少子希文侍五月朔日於潞河登舟是月晦前二日遘微疾卒於德州舟次青藜悔痛再以書請銘述孺人勤家教子語甚詳兼及贈君義事余按銘者誄之遺也非於德於功於言有立或有奇節義烈無以舉其辭據狀孺人乃履順而持家有法度者贈君則富而好行其德於法尚未可以銘然及吾門者有所祈嚮而可信其操

行之終不迷青藜其一焉古之人善善及其子孫况父毋乎故援斯義而爲之銘使青藜知成親之名在自敬其身而後此所宜自奮厲者甚重且遠也贈君貢生候選訓導預邑庠生以薦舉知浙江餘姚嘉興二縣青藜王子中順天鄉試丙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編修改江西道御史著直聲希文丙辰中本省鄉試文五人皆適士族孫八人翟氏邑舊族孺人生於康熙二十三年卒年五十有九以某年月日祔於贈君之兆在某鄉某原銘曰

爲婦爲母可富可貧以睦以嫺內和外親貴而思約老而益勤德言諄諄孫曾永循

王孺人墓誌銘

康熙五十八年冬吾友朱君履安嬰疾沈痼動息不由余心憂之而竊憂其有良妻余里居時過履安食飲盤匜杯甞必潔修而家無女奴今履安疾雖困孺人左右焉必能自苦以適履安踰歲而履安以書來曰吾妻子死矣吾憫其生之勤也欲丐子文以列幽墟且子在難吾妻能與吾同憂其垂死時吾謂必得此於子矣昔辛卯之冬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下江甯縣獄同學二三君子朝夕會履安所屢安或以事出諸君子頻去來孺人必先爲具以時候問無使渴飢方是時大府命吏迹與余往來者甚嚴一日縣令以他事入履安門巷或告

曰履安亦相隨入獄矣孺人驚悸成疾久而不瘳今其死猶緣故疾動也嗚呼余以昏愚不能自敬戒以卽於罪戾而累於朋友一至此乎非孺人旣死而履安自言之余不知也履安徵銘之書一歲六七至旣而曰速爲之及吾之見也余心隱焉夜不能寐晨起而志之孺人姓王氏江甯縣人享年五十有五子三人女一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長子老身苦辛以有年疾則莫養而死獨先命乎命乎永賚志於窮泉

許昌禎妻吳氏墓誌銘

康熙辛卯九月歙縣許起昆持其母行狀因吾友吳君

東巖來乞銘東巖於其毋爲族子而狀卽東巖所作也  
余旣許諾踰月而被逮又二年出獄東巖適在京師復  
以爲言余曰吾非敢負諾責也恐爲僥倖人其言不足以  
列幽墟曰子淺之乎視許生也因復以狀來諦觀之辭  
達而事信余無以易焉因摭其語而係以銘狀曰爲人  
婦而以衰絰終其世者惟吾族姑許節母節母幼時父  
客死輿櫬歸衣衰泣血哀動族黨年十六歸同邑許昌  
禎入門姑寢疾已六月餘矣厥明卽解妝侍湯藥動息  
扶將姑將瞑泣曰吾生不與若久處吾魂魄猶相依居  
姑喪與祖姑臥起祥禫畢踰歲生男未彌月夫驟病強  
起在祝足弱常匍匐戶榻間夫不起卽絕食飲祖姑泣

納兒懷中久之乃乳兒居無何祖姑卒依繼姑繼姑又卒其生而忠養死喪以禮一視姑節毋疊遭閔凶及繼姑死益自傷嘔血寢疾數歲而卒年四十有三其歸許近三十年爲嫠凡二十三四年而服苴菅及羣喪不下二十年難貞苦恨自節毋而外蓋未之見也卒之後家人啟篋笥嫁時衣物如新蓋終其身未御云起昆爲邑諸生以文藝稱於時儕行身謹飭東巖云皆節毋之教也以某年月日奉母柩合葬父墓某鄉某原銘曰

熒熒三世嫠仔肩病姑呻吟兒樂樂死之不得生憂纏天以百罹縗貞賢蛻此短晷何恨焉

高善登妻方氏墓誌銘

四川夔州府學增廣生梁山高善登妻方氏工部主事  
諱登嶧之女己丑進士式濟之妹也於余爲妹之無移  
服而未遠者工部居近吾家式濟童稚視余如嚴師至  
其家必從問經書古文妹常在旁高氏故華族流寓金  
陵甚貧妹歸不逮舅姑能忠養祖姑兼奉尊嫜之嫠自  
工部父子以家禍謫戍黑龍江族眾北徙善登餬口四  
方妹獨持門戶忍飢寒課子吾宗在金陵者或寢艱自  
顧不暇或不相往來惟歲時一返余家視道希兄弟如  
近親喜憂必告時通有無然逾時閲歲必歸之以爲信  
不可曲止其後年餘絕無假貸道希兄弟時候問門者  
每以他出辭入視戶果外鍵雍正己酉秋疾旣亟道希

始聞奔視臥廁席別無覆薦惟少子在側急購衾茵進  
藥物越二日而卒老婢曰年來以假貸不能歸衣敝履  
穿戒姪輩至卽鍵戶堅辭曰無爲使忡忡也時長子允  
從父歸西川應鄉試道希道永道章親含斂以書來告  
嗚呼先王制禮小功皆在他邦加一等其此故也夫余  
與道希兄弟悔痛不可追矣然其性行之艱貞不可使  
終泯也故質言之俾異日以奠於幽宮妹諱數年五十  
有一子二人允乾隆元年

恩科舉人暉縣庠生銘曰

假而非女士遭變砥節志事當如何吁惻乎隱愍而莫  
之恤惟生者之瘥

贈孺人鄒氏墓誌銘

孺人姓鄒氏友人余東木之妻學子吳之母也世儒族  
家宜黃之潭溪幼通詩書流覽傳記東木垂髫以試事  
過潭溪孺人之父偉其容貌請於親字焉及嫁宮事無  
違姊姒皆宜之暇時喜吟詠姑止之遂不復爲吳稚齒  
經書皆孺人所授東木爲諸生歲授經鄰邑孺人紡績  
苦辛勤養及成進士館選入

上書房課讀而孺人卒於家始哭之從余遊也能倍誦  
十三經絕意進取思力踐古人之學旣而以族人陵侮  
就有司求試舉於鄉及毋歿痛生養未致請余爲銘幽  
之文余告之曰非文之難而義無以立之難姑卑之毋

高論曩子能定心廣志而學有所成則亦如曾氏輩銘其母者得據以爲辭矣雷同敘次婦事之常覽者欲臥將焉用此孺人旣歿且十年歿以余卜宅改葬先祖暨亡兄弟自京師跋涉來承事必得余文然後歸乃舉其崖略并述前言使戾恍然於往不可追而來者猶可自奮厲也孺人卒於雍正癸丑十有一月年四十有二以乾隆元年

覃恩贈孺人祖閭鄉貢士湖廣臨武縣令父用揆國學生子一二哭王子舉人光縣學生女二俱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夫之榮命不延名彰徹在予賢銘爲德輿使國人稱願

是爲君子之母熒與光與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二

墓表

季瑞臣墓表

先生季姓諱熙字瑞臣上元人明季諸生教授里巷閒  
卒年七十有五有子咸若與余爲兄弟交庚午春余弟  
椒塗疾革余體氣忽變常先君子命避居野寺咸若有  
弟早夭與余相憐也招至其家館余于門側小室而先  
生授經南堂家無僕婢傭農家子未成童每質明先生  
起視童子掃除室堂庭階捧盥設酏粥賓爲賓焉主爲  
主焉傭者亦自得其爲僕焉頃閒學子至受業以次師  
爲師焉弟子爲弟子焉薄暮移坐階下延客語咸若授

徒歸進果蔬酒漿漏鼓移乃罷父爲父焉子爲子焉咸若之妻常侍姑至余家左右扶將姑爲姑焉婦爲婦焉昔程子嘗歎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不盡其分者之多而余觀詩書所稱以及周官戴記所陳述每思古者教化備而禮俗型無貧富貴賤男女少長各得其分而性命之情安當其時甿庶之家法後世士大夫有不能守者矣因欲爲文著所見于先生父子間者以示鄉人而未就也越三十年至今庚子咸若來徵銘乃揭前事以表于墓先生于書無不究覽尤深于易數而未嘗與人言嘗以思子詩視先君子然後知所得於詩亦有過人者楊先生鹿園金陵奇士也於時人概不快意獨與

先生爲寂寞交先生寡語言終日溫溫獨時與楊先生  
扶杖矯首郊野則劇飲縱談大樂或樂未畢而繼之以  
哀咸若云先生卒于康熙壬申妻某氏卒于康熙壬辰  
以某年月日合葬安德鄉獨樹山之陽桐城方某述

萬季野墓表

季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臺劉  
公公旣歿有弟子曰黃宗羲黎洲浙人聞公之風而興  
起者多師事之而季野與兄充宗最知名季野少異敏  
自束髮未嘗爲時文故其學博通而尤熟于有明一代  
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致京師士之遊學京  
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余

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曰子於古文信有  
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  
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于  
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丙子  
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  
吾身後之事豫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  
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翲曾鞏所識魏  
晉以後賢奸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  
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  
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况數百年  
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

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  
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  
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實  
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  
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  
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  
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  
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入九得矣然言之  
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  
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  
之謠且濫者吾以所得于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

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眞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爲事則願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于子矣又曰昔遷固才旣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匱福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

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眾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爲此非徒自惜其心力吾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爲吾更擇能者而授之季野自志學卽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余歸踰年而季野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藁及羣書遂不知所歸余迺遺藏軻於所屬史事之大者旣未獲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臥疾塞上追思前言始表而誌之距其歿蓋二十有一年矣季野

行清而氣和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歿也家人未嘗訃余余每欲赴其家弔問而未得也故於平生行迹莫由敘列而獨著其所闡明于史法者季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正焉

梅徵君墓表

徵君姓梅氏諱文鼎字定九江南宣城人也康熙辛未余再至京師時諸公方以收召後學爲名天下士負時譽者皆聚於京師而君與四明萬季野亦至季野浙之隱君子也君亦不事科舉有年矣余詫焉皆曰吾懼獨學無友而蔑以成所業也季野承念臺劉公之學自少

以明史自任而兼辨古禮儀節士之欲以學古自鳴及爲科舉之學者皆輳焉旬講月會從者數十百人而君所抱麻算之說好者甚希惟安溪李文貞及其徒三數人從問焉君常閉戶殫思與吾友崑繩北固遊時偕來就余而余亦數相過乃知君博覽羣書於天文地理莫不究切得其所以云之意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入北固嘗與同舍館告余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篝燈夜誦昧爽則已興矣吾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憇時也其後李文貞以君麻算書進呈

聖祖仁皇帝南巡召見於德州行在所  
命坐賜食三接皆彌日

御書積學參微以賜於時公卿大夫羣士皆延跋願交而君亟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又數年壬辰

詔開蒙養齋修樂律厤算書下江南制府徵其孫穀成入侍律呂正義成驛致

命校勘辛丑夏麻算書成穀成請假歸省逾月而君卒時年八十有九

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紀其喪爲營窀穸由是世士皆榮君之遇而嘆季野獨任明史而蔑由上聞丙子之秋余與季野別於京師卽豫以誌銘屬余及余北徙而季野卒於浙東過時乃聞其喪爲文將以歸其子姓叩之鄉人莫有知者而穀成與余供事蒙養齋爲昵好自徵君

之歿閱月踰時相見必以銘幽之文爲言而衰牋日以  
底滯旣不逮事乃略敘以列外碑梅氏自北宋家宛陵  
徵君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世有聞人自徵君爲族長  
梅氏無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  
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朴擊之甚痛君歿赴弔哭失聲父  
士昌隱居治易春秋母胡氏子以燕癸酉舉人君及妻  
陳氏以穀成貴

誥贈如其官階所著麻算叢書八十六種勿菴文集若  
干卷筆記若干卷惟平三角舉要弧三角舉要環中黍  
尺塹堵測量筆算麻學駢枝交食蒙求七種麻學疑問  
三卷李文貞鋟版行于世

田閒先生墓表

先生姓錢氏諱澄之字飲光苞大父行也苞未冠先君子攜持應試於皖反過樅陽宿家僕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先君子驚問曰聞君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觀所祈嚮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荅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爲不甯者久之因從先生過陳山人觀頤信宿其石巖自是先生遊吳越必維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語連夕乃去先生生明季世弱冠時有御史某逆閹餘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扳車而攬其帷眾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澣溺已濺其衣矣先生徐

正衣冠植立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穿脫於逆案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爲病顛而舍之先生由是名聞四方當是時幾社復社始興比郡中主壇坫與相望者宣城則沈眉生池陽則吳次尾吾邑則先生與吾宗塗山及密之職之而先生與陳臥子夏彝仲交最善遂爲雲龍社以聯吳淞翼接武於東林先生形貌偉然以經濟自負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及歸自閩中遂杜足田閒治諸經課耕以自給年八十有二而終所著田閒詩學田閒易學莊屈合詁及文集行於世先君子閒居每好言諸前輩志節之盛以示苞兄弟然所及見惟先生及黃岡二杜公耳杜公流寓

金陵朝夕至吾家自爲兒童捧盤盂以侍漱滌卽敎以屏俗學專治經書古文與先生所勸不約而同爾時雖心慕焉而未之能篤信也及先兄翻然有志於斯而諸公皆歿每恨獨學無所取衷而先兄復中道而棄余每思父兄長老之言未嘗不自疚夙心之負也二杜公之歿也苞皆有述焉而先生之世嗣遠隔舊鄉平生潛德隱行無從而得之而今不肖之軀亦老死無日矣乃姑志其大略俾兒子道希以告於先生之墓力能鐫之必終碣焉乾隆二年十有二月望前五日後學方苞表杜生蒼略每言自楊左羅禍范陽三烈士聲震海內一時才士爭思奮死以立名義因道錢先生爲眾所摧挫巡按其始事也余以巡按終不作難爲疑杜先生亦未知其詳聞叩之白麓先生云御史移文咨革督學難之曰

必欲甘心焉則入告其所以乃止因歎諸生無禮而巡按不敢自治督學畏清議以忤同官一代風教所積於斯可見然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而子產以爲師荀仲立噴室之議則其氣象不可復見矣白麓職之之子也諱中發於余爲諸父之無移服者繼塗山以詩名吾鄉孝謹寬厚其言信而有徵故并記之

同知紹興府事吳公墓表

公諱勉字素裘先世閩之莆田人明季避倭亂移家京師入

國朝以拔貢生知同州又知光州遷紹興郡丞官罷流滯江南僑寓崇邑畱稼村往來金陵與吾宗故老塗山及黃岡二杜公遊見先君子詩許以吾母繼室及先君入贊公客死踰年矣苞兄弟三人馮氏姊鮑氏妹皆生於外家苞幼多疾吾母中夜爲摩腹及足時道古記及

外祖父母舊事以移其心苞耳熟焉公少寢艱歲祲不食者二日矣中貴人或以文請餽十金不應故人聞而義之羣繼粟焉由是知名保定總兵賀某以禮致幕下嘗爲賀單騎入山寨諭寇出降代治兵凡麾下將吏皆聽部勒爲紹興司馬遇海寇攝蕭山令平天台山賊功不得御而以忤勢家罷官崇禎末公父以展墓懸隔閭中絕音耗公在同州聞閩邦歸順卽具文大府監司乞解官求父數月中固請至再三會訃至乃止其他庸行不可殫記外祖母林宜人苞猶及焉篤老浣濯縫紉不自休旬日必燁湯沐苞兄弟疾摩腹及足與吾母遞代宣人卒苞四歲矣葬以昧旦墓距村一里而近盡室

皆往誌忽驚寤裸跣而趨葬所大驚吾父吾母及會葬人猶昨日事也自先君子歸金陵余奔走四方惟弔叔舅之喪一至外家其後叔舅之子伯舅之孫並移家金陵各餉口四方封樹無主常思爲買墓田數畝屬耕者以守之顧自念大父叔父母兄弟皆旣葬而起攢妻嫂暴露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何暇及外家之邱隴乎今衰病日劇感念往事不容於心乃略敘吾母所口道以歸叔舅之子以誠使碣焉據行狀及德政碑載公質行宦績甚具而概弗採著不敢傳疑以溢美於所尊禮也伯舅聖穆以奔喪卒於光叔舅敬儀容死於淮術者皆曰葬地則然嗚呼惜矣

卷三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公諱櫟字崑麓山西太原府保德州人祖諱名武明崇  
禎末流賊寇開封力戰死之贈右都督父諱宗呂順治  
壬辰進士公性沈毅忼慨有大志少孤貧致勤于文學  
而不欲以文士自名旣成進士久之授麻城令年五十  
餘矣自縣令六遷而至吏部侍郎其令麻城也未三年  
而入爲行人踰年擢戶科給事充己卯江南鄉試副主  
考未返命遷鴻臚寺少卿提督浙江學政旣事赴闕擢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六日遷左副都御史踰年遷工部  
右侍郎兼攝刑部右侍郎事尋改吏部右侍郎時  
天子嚮公甚殷天下士皆想望風采而公遽以疾卒公

始之官以車一乘僕二人麻城故壯縣訟獄紛綸盜賊  
數起公至逾月不出一令邑人大驚其老奸宿豪皆曰  
令如虎方病未可測也平時訴縣庭者日數十百人公  
爲期五日一收告令訟者立堂下次第傳訊每就單辭  
摘發其隱私立責而遣之自是訟期求直者乃數人耳  
功令凡劫盜不時獲守土者奪官用此吏皆諱盜而苛  
責被劫者誣污拷掠困辱過于失財由是被劫者例以  
竊報雖捕獲終無死法苟置之死監司以上轉得持短  
長由是盜益逞民益蹙公始至盜發卽持卷詣大府曰  
此劇盜也雖以竊聞獲必殲焉大府許諾獲九人卽日  
杖殺其七餘斃獄中自是終公任境內皆宴眠公之按

試兩浙也舟行過北新關關吏難之公怒使告曰吾行裝具在果有私財速揭報不者吾奉

天子命按試諸生而若以賄要商民困可知矣吾止此今拜疏入告司關者大窘躬至舟次謝罪請行自是所至有司貪緇者畏公如大府公自戊午舉于鄉卽以文名京師至乙丑始成進士待選又十餘年學使者爭迎致嘗偕山左劉公木齋至江南刮除舊習南士爭先學古己卯榜揭不遇者皆頌公之明浙東西建督學祠春秋時祀至今不廢者惟公及顏編修光敷耳公平生雅不欲以文學知名而所表襮大抵皆文事其給事戶科未數月而有江南之命返自浙始列于九卿而疾作矣

所欲自見於世者概不得設施此余所以深惜於公而  
又不獨爲公惜也余始見公于督學宛平高公使院高  
以國士遇余公實啟之及公主試而余適爲選首例執  
弟子之禮以見公三辭曰此世俗之淺意也子不見顧  
涇陽孫柏潭已事乎余對曰吾不敢爲世俗之所驚也  
且始見時公年長以倍矣然公每接余周旋談笑必雜  
以朋友之禮與辭發未仲夏見余于廣陵一夕酒半自  
述中歲寢艱血氣早衰而憂後嗣之弱余愴然心動蓋  
自是不獲與公再見矣余聞公喪以老母衰疾未克赴  
弔無何而身及于難忽忽至今念此生終不獲哭公于  
墓道乃述所親得于公者以爲表而歸其孤其行身處

家蒞官之詳無所考驗故信以傳信而不敢有溢美之言然卽余所知之一二亦足想見公之爲人矣公卒於康熙甲申十一年五十有八以丙戌十月朔後二日葬于州西理賢陵前夫人李氏祔後夫人呂氏子宏焯康熙己亥秋九月朔後四日江東門人方苞表

工科給事中暢公墓表

故工科給事中素菴暢公與故戶部侍郎將樂廖公蓮山同爲縣令江南所治鄰接志相得康熙庚午爲鄉試同考官文皆互閱廖公於公房見苞文大異之公亦稱善交論力薦雖卒無成而一時以爲美談廖公官江南及京師久苞時得從游而公終身僅再三接雍正六年

秋公之孫俊以父中掄命請表墓距公之歿十有七年矣公始令祁門詰豪蠹卻水碓私餽禁里下雜共及補穆山倡介關塞會

大師征噶爾丹有司按地徵餉及凱旋議給散少需緩民大閏前令惶急公出諭卽以充正賦乃安堵辨死獄旣成者二革積弊十六條邑故荒殘蔡村陽平東西衛逃亡尤眾公招徠給牛種而緩其徵歸者相踵鄉鎮水道及市集爲鄰邑豪奪者盡復之稷人里爲祠歲時聚拜康熙四十二年行取補禮部主事尋擢工科給事中方欲有所設張忽中風痺遂告休公友弟聞于鄉事繼母誠孝奔喪慟絕數日後始知次子新喪嗚呼觀公之

質行吏治信可謂修飭之君子矣然非俊求表而以鄉人崇祀之籍來雖久故如苞亦未之前聞也昔李翹曾鞏嘗歎魏晉以後文字曖昧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跡亦闇鬱而不章而余考韓歐諸誌銘其親知故舊或以小善見錄而眾載其言用此知沒世之稱亦有忝有不忝焉廖公治休甯及居臺中列九卿皆有聲惜余從遊時未叩其詳後各分散道里遑遠喪紀莫通獨居私念未嘗不以自咎也以余恨于廖公之無述則俊之請又惡可得而辭公諱泰兆河南新鄉人康熙乙卯舉人已未進士卒於康熙五十年三月十七日年七十有五祖諱四肢庠生父諱策順治丙戌舉人通經喪祭一遵朱

子家禮母王氏繼母王氏妻某氏子三人中振中擢附  
學生早卒中掄及俊皆學生次孫于熊雍正甲辰進士  
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孺人某氏祔

刑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雍正六年春江西布政使涇陽王公以左副都御史徵  
秋八月至京師進見首言巡撫某治尙刻深數語屬吏  
方今時勢譬諸醫藥安調榮衛古方無所用之壹以猛  
毒攻勿問何證儻吏皆遵信恐爲赤子憂

天子感焉立檄某廷訊而擢公工部右侍郎尋改刑部  
某至曰臣在江西事從嚴律從重欲恩出自上耳  
天子震怒曰朕何自知爾用心若此且如爾所不奏而

施行者何聞斯言使我戰慄汗流浹背立落某職而  
諭戒內外臣工當是時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自畿甸  
達山陬海隅莫不抃躍相慶誦

天子聖明公亦以此名聞天下而自入臺府卽病痞浸  
深寢劇竟卒於逾歲之冬公始爲庶常貧不能舉火閉  
戶誦經書不習課試文字用此散館復畱敎習三年眾  
以爲咍而余獨意其有以爲及雍正元年改御史巡城  
有大豪殺人巧脫而以他人抵獄成於九門提督隆科  
多諸法司相視莫敢異同公抗言以爭卒免之轉吏科  
都給事出爲湖北督糧道遷江西布政使所蒞必詰奸  
蠹除弊政其在江西大府方以威嚴率下百城蕩恐公

獨謗謗支柱其間吏庇而民依焉公疾旣篤嘗語余曰吾自計莫如死宜吾晚而通籍碌碌翰林中又十餘年及出爲監司勤制於長官齟齬掣曳今驟叨

恩遇列九卿而天机我不能旬月供職舉生平所學少自達於

明天子欲告歸則非其時賴寵懷祿以負宿心覲清議吾身一日而生則吾心一日而死不若身死爲安惟子知我非貌言也公嘗與王徵君爾緝講學澧川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癸卯以前有日省錄反自江西詩說成旣遘疾夜不能寐輒思尙書疑義旦伏枕爲草竟今文二十八篇平生祿賜必於官中盡之以賑凶饑修城

垣學舍家無一椽一畝之殖死無以歸其喪先卒之三  
月自爲挽歌而以誌銘屬余余爲文不可以期恐不逮  
事與其子穆議更請於高安朱相國旣成葬乃表於其  
墓之阡公諱承烈字巽功康熙乙酉鄉試以五經爲舉  
首己丑成進士年六十有四其葬地及先世名跡考妣  
妻子戚屬誌具矣

朱字綠墓表

余之交未有先於字綠者康熙丙寅歸試于皖先君子  
攜持以行儕輩聞籍籍言宿松朱生因從先君子訪字  
綠於逆旅辭氣果不類世俗人將返金陵遂定交字綠  
父事先君子而余兄事字綠是歲字綠以選貢入太學

海內知名士皆聚于京師以風華相標置獨字綠褐衣布履行行稠人中時語古文推宋潛虛語時文推劉無垢字綠見所業遂歸讀書杜溪及壬午再至京師聲譽一日赫然公卿間二君若爲小屈焉遂連舉甲乙科入翰林館中先達皆嚴憚之歲丙子余有事故鄉而字綠適客于皖丁丑戊寅歸休于家而字綠適授經金陵癸未丙戌再赴公車而字綠皆在京師故平生執友相聚之久且密未有若字綠者字綠強記文章雄健尤熟于有明遺事抵掌論述不遺名地其客金陵先君子每不自適輒曰爲我召朱生字綠體有臭夏月尤甚然每與先君子酣嬉終日解衣盤薄余兄弟左右其間不覺其

難近也始字綠歸自京師築室其邑之西山名曰杜溪  
將著書以終老焉其再出也以家貧多累又自恃體素  
強齒猶未也雖遲之數年未爲晚而竟死於羈旣遘疾  
半歲中四以書抵余未嘗不自恨也字綠諱書以康熙  
某年月日卒于京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月日歸葬于  
某鄉某原子二長曉淳樸能家事次囁志承其父學辛  
卯八月朔日方苞表

汪武曹墓表

君姓汪氏諱份字武曹長洲人也康熙丁卯戊辰間吳  
中以文學知名者君與常熟陶元淳子師同邑何焯屺  
瞻皆與余遊當是時崑山徐司寇常熟翁司成方收召

後進其所善名稱立起舉甲乙科第如持券然三君皆  
吳人素遊其門而自矜持不求親昵子師成進士名蓋  
其曹不與館選君及屺瞻屢躡于舉場天下士益以此  
重之其後屺瞻交絕於二家而徐尤甚至辯訟於大府  
子師與翁亦忤惟君無違言君容氣靜以和而性實伉  
直遊太學時嘗與益都趙贊善執信會廣坐中趙年少  
志得負名稱傲倪一世自公卿以下皆畏其口坐人或  
爲所陵不能堪君忽憤發面斥數罵趙雖交訌而氣實  
爲之奪平生遇要人常避遠而時出正議以繩公卿負  
民譽者用此薦紳士類頗隱憚之余初至京師見時輩  
言古文多稱虞山錢受之嘗私語君其文穢惡藏於骨

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子師聞而規余屹  
瞻爭之強辯之數惟君亦弗心惄也旣老乃曰吾今而  
知子非過言君與余相知爲深而合聚亦最久疾旣困  
執余手而言曰吾夙與子期孰後死爲誌其墓吾今先  
子矣君喪旣歸其子未以葬告余衰疾多事忽忽踰十  
年會故人子宋華金請表其父墓甚力顧義不得先於  
君乃述君行身之大略而志前言以授其弟之子連芳  
而歸其子君所訂四書大全及唐宋八家古文明以來  
時文行於世晚歲辨春秋書爵非褒書人非貶爲書三  
卷義多儒先所未發又爲河防考十卷歿時子不在側  
以付弟士鋐而士鋐尋卒叩其家無聞焉他年二書若

出學者宜知爲君作君己卯舉于鄉癸未成進士館選  
以繼母憂歸築室城東隅家居近十年癸巳散館授編  
修甲午主廣東鄉試辛丑冬奉

命提督雲南學政未之官竟卒享年六十有七父諱元  
綱陝西鞏昌府同知母申氏繼母湯氏弟侃壬午舉人  
士鉉丁丑會試第一皆以君故知名妻嵇氏子坤早卒  
培國學生以某年月日葬鄧尉山某原雍正十年三月  
桐城方苞表

黃際飛墓表

君姓黃氏諱越字際飛江甯府上元人也未入庠序卽  
爲督學使者所知名稱壓其長老或相詆謔曰吾姻也

是寢人子父母皆嚴急小失意榜笞數十其授徒客游所獲一錢不得隨身妻子凍餒虛名何益余因是心賤詆之者而甚重際飛始際飛所與游或非人余嘗於二三君子前面詰之曰君何所爲而與夫人交如白沙之在泥矣忌者緣此益增飾交構其間而際飛遇余益敬以和遂閉特室潛心宋五子書而以餘力評選制舉之文盛行於時自入

國朝排纂四書義疏紬繹先儒之緒論爲世所稱者僅三數家而際飛其一焉余與際飛中歲各奔走四方會聚日稀及余遭難出刑部獄里中舊好官京師者惟際飛一人無幾何際飛告歸余惆悵然也際飛諸弟皆不

事詩書少時或有違言際飛一待以誠其歸也出裝齋  
并微薄舊產推子弟妹而獨行郊野求上祖邱隴悉得  
其徵而封樹焉雅好地理書嘗過先兄墓下曰陰流已  
盈壘矣探之果然雍正二年余得請歸葬際飛爲余行  
營風雪中并日夜而不爲疲閒語余曰吾與子皆老矣  
念此生忝不爲海內士君子所遐棄而無恨於吾身惟  
子直諒之功茲所以報也際飛之歿也已勒誌銘歷其  
質行文學科名職事世繫戚屬生卒葬地詳矣而子白  
麟復固以表請感念平生離合之迹始終之義乃著其所  
獨知于際飛者而繫其後曰墓之有誌以納于廣義  
主于識其人之實其道宜一而已唐柳宗元以哀其姊

而貳之非古也外碑之表依表之者以重緣孝子之心  
所以光揚其親者不一而足則受其請者各以其意爲  
之可也余旣爲表以歸白麟因發斯義使後之人有則  
焉

李世得墓表

君諱鍾倫字世得安溪人相國文貞公之家子也公巡  
撫直隸余過保定畱院中兼旬君朝夕就余言簡而禮  
恭河閒王振聲曰公子性孤特視世士蔑如此曲體公  
心以下子耳君幼異敏甫十歲卽知孝敬親視藥物公  
宦於朝太夫人春秋高畱閨君侍母以養大母生養死  
藏君常在側公守制京邸服闋視學京畿乃相從於使

院公篤志經學以官中事劇自治易詩書而以三禮屬  
君君所治皆有端緒不數年五官之說成故君之卒也  
文貞公水漿不入於口者幾三日蓋不惟子之痛痛其  
足以承學繼志而爲人世惜此材也君旣歿二十有二  
年子清藻以文貞公所爲誌銘及祭告之文求表墓且  
曰某困公車久將遂歸卒先人業嗚呼古之學父子相  
繼而後成者多矣君其端有得於後邪君以康熙癸酉  
舉於鄉丙戌三月卒於保定官署年四十有四妻黃氏  
繼室何氏清藻丁酉舉人清馥質厚安雅余嘗謂其氣  
度於文貞爲近承蔭出郎官出守大名以廉正著聲清  
泰邑庠生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本里成道院前桐城方

芑撰

宋山言墓表

君諱至字山言河南商邱人吏部尚書諱犖之子也尚書負詩名所交皆一時名輩君五六歲客至輒摶衣趨坐側聽長者言論成童後所游從皆父行遂繼以詩名而困於舉場餘二十年自長洲韓公以文學爲海內宗羣士壇坫莫盛于吳中而尚書開府江蘇尤體貌文士方是時吳中知名士汪份武曹張大受日容吳士玉荆山數輩皆家居生徒各數十百人天下士以文術自命者過吳中必進謁尚書而退從諸君子游會君覲省則吳中文士之會君必與焉而韓公長子祖語亦家居凡

眾會二公子所在鄉之者如環康熙己卯余與武曹祖語舉于鄉而祖語之弟祖昭與君舉京兆余赴禮部試始見君于韓公所韓公賓燕數與君與焉君接朋齒皆肅以和而於余及武曹尤若所嚴憚者自尚書內召吳中諸君子宦學各分散而韓公尋卒尚書亦告歸天下士之過吳中至京師者皆漠然無所向及余難後則曩時游好畱京師及家居而尚存者十不二三矣君旣歿八年其子華金持狀及緯蕭堂詩請表碣按其狀首載君遺命毋求誌銘發其詩余與武曹無見焉而卽境卽事雖碌碌者必目其人用此見君與人之厚出言之誠而與世士之務爲聲華者異矣君守官事親動合禮度

狀所載甚具而皆人事之常也其詩久行于世故概弗  
敘論而備述數十年中朋游盛衰離合之迹以志余悲  
而君之爲人卽是可想見矣君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  
入

武英殿纂修佩文韻府散館授編修辛卯主貴州鄉試  
壬辰督學浙江丁尚書憂服闋遂家居日與親故酣嬉  
泉石間卒於雍正三年十月享年七十安人劉氏有賢  
行善治家後君四年卒君以雍正五年三月葬尚書兆  
域劉安人以七年十二月祔華金辛丑進士候選主事

女一適士人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三晉士大夫語其鄉人立名義而多文者必曰張潮州  
拘齋絳人楊黃在並稱其子亦堪亦堪嘗至京師會余  
疾送觀滄海息足於天津再逾時以俟余瘳旣相見僦  
屋閉門手錄余經說及論定子史將行請以小妹妻余  
少子時雍正九年季秋也又十有一年其妹來婦生二  
子矣始進一冊曰吾兄客死江介病中書此遺命俟順  
於舅姑而後出之發之則拘齋行略也道興之親迎也  
沃絳閒父老多稱拘齋實行經學而亦堪所述惟當官  
數事其自庶常改刑部員外郎有獄連執政族人諸司  
莫敢任君請獨任之內務府以其人出使爲解君鉤提  
益急牒問奉使何地歸何期至再三不答力請於長官

宜入告事雖格聞者爲肅然尋出守廣西平樂府猺獞  
雜居盜不可詰君至浹月以信義服苗酋獲巨盜二人  
斃其一宥其一責以償緝終君之任盜不敢窺改知潮  
州屬縣賊蜂起或稱明裔聚眾千餘人君聞卽日馳至  
其地命吏士速據白葉祁山設疑嚴守而揚軍聲賊不  
敢逼會夜半大風起簡卒二百斫其營呼曰大軍至城  
中鼓譟出兵以助之賊奔祁山要擊斬其渠魁三人眾  
散降巡撫將奏功君曰此盜耳而稱明裔興大獄株連  
多恐轉生變乃以盜案結潮有大豪狀親迎者於路而  
奪其妻拒捕經年君微迹而得之獄成當大辟監司銜  
大府命爲之請且曰稍遼緩之當以黃金四百鎰潛致

君家君曰吾官可罷獄辭不可更也卒行法或假親王  
命以開礦大府不敢詰君命縛執出龍牌眾色然駭君  
命繫獄以牌申大府情既得立杖殺之丁父憂遂不出  
曰吾性拘奩而歸畏遂可復卽乎亦堪朝夕近余凡踰  
年而不自言求表其父其所述皆當官實事不可詭託  
者蓋知余慎於文而難以情假也其別余也曰堪少不  
樂爲時人之學無明師友勤而無所年今五十有四矣  
兄弟三人惟堪也存而皆無子將南浮江湘就二三同  
好謀挈家累以從先生游以北以南庶所學粗有所成  
俟先生之間一訂先人遺書死不恨矣亦堪以仲冬歸  
次年四月適江西至楊黃在所遂死建昌而其家失火

累世藏書暨平生集古金石刻近世名賢手蹟古器奇  
石皆燼焉而君及亦堪所述造遂無一存者君諱克嶷  
字偉公先世直隸真定人元末徙居山西聞喜縣之夏  
莊祖諱忻父諱根樸並邑諸生君戊午舉於鄉己未成  
進士妻楊氏子三人長亦貞季亦常女七人皆適士族  
粵東許日熾君在潮州所得士也時知絳州閔師門判  
襄爲亦堪取其親同姓本忠爲嗣閔君側室范氏少寡  
守貞據爲庶母立後之禮取君族冕第之子亦安以嗣  
君卒於康熙辛丑六月年七十有六葬於夏莊先兆之

次江東方苞表

兵部尚書法公墓表

康熙癸巳

詔修樂律厯算書特開

蒙善齋

命皇子董事余與徐公蝶園承修樂律閒叩同官及勳戚中志在君國而氣足以舉之學足以濟之者首推法公淵若且曰

上爲諸王擇傅吾對法某雖以侍

皇子得過而臣愚心竊謂舍某無堪此者乙未夏公復侍

皇子始見余卽曰吾與子未面而心傾久矣然子頗知並世有法某否時中貴人有氣燄者朝夕傳

旨非命事專及於余不敢交一言而公則視之蔑如辭色閒無幾微假借乃與公爲友逾歲公巡撫廣東旋奉命巡察海疆歷粵閩兩浙江南以使事歸報懇請削職赴西邊敵愾越八年雍正甲辰余請假歸葬而公督學江南時叩吾廬出所爲詩以心腑相示始知公忠孝發於至誠體國憂民常恨未得同志合道人相與輔成治教而深患時人惟知以虛僞比周自便其身圖公自爲庶常卽荷

聖祖仁皇帝特達之知以檢討擢侍講學士及中廢復起驟越班行開府廣東及

聖祖登遐公自西邊入臨

世宗憲皇帝旋命校士江南移撫浙江入爲大司馬天下士皆想望風采而公益以國事爲已任然居津要者多畏公伉直深心嫉之

世宗憲皇帝亦微見其然以公爲勳戚故舊聽公閒居眾謂實相保全以待異日之大用也公時寓居古寺終歲不還私室余數過從見公疏布羊裘從者老僕一人翛然若有以自得者

今皇帝嗣位大司空來公學圃掌教咸安宮官學生引公與故大司空赫公自助時余以

先帝之喪入宿

武英殿直房踰再期公與赫公時冒風雪扶杖過余講

問移時余陰喜二公雖老天或畱之而尙有以爲而赫  
公旋以疾乞休公臥疾不起病旣深余往問俯仰平生  
毅然也已而相視泣然公之歿也命家人毋作狀誌故  
出秉節鉞入爲九卿訏謨美政胥無傳焉惟在廣東特  
參大吏更鹽政粵人至今思之而蝶園言公爲近臣

上時巡齊魯秦晉吳越朝夕扈從侍

皇子講誦十年直辭正色

聖祖嘉與謂獨能不欺又自西邊歸者言公偃臥土室  
枯寂如老僧而見王公大帥時以大義相責皆人所不  
敢言嗚呼公之誠心義氣動於

君信於友朋者豈偶然哉公諱海元舅忠勇公諱國綱

之次子也癸酉舉京兆甲戌成進士母他他拉氏  
誥封一品夫人生母徐氏妻崔氏

封贈如公階卒年六十有七無子以兄子介祿嗣後九年兄子介福督學江南安徽諸郡以叔父慶上公選刻公詩請表嗚呼根於忠孝剛正之氣不可屈撓者公之學也詩豈足以傳公之學哉然讀其詩足以發人忠孝之心則亦其學之誠而形者乃流涕而爲之書乾隆十年春正月江東同學方苞表

吳宥函墓表

吳啟昆字宥函江甯人先兄及余始入庠序與劉古塘張彝歎數君子以義相然信而宥函近亞之自爲諸生

歷科第選庶常課試文出同列爭傳誦而未嘗以此自多惟閉門勤經訓其與人交不可得而親疏既通籍常徒步賈從者一人守舍炊者一人兼旬不肉食而勤營近郊高敞地葬鄉人客死者倡建金陵會館於京城西南隅磬其數十年授徒資聚始太守長沙陳公鵬年謂君才可立事及改官御史巡視北城所部肅然會先世墓界爲士人所侵告歸訟之遂卒於家諸子因吾子弟以請銘歲時無虛至今九年而未克就以宥函之學行已再見於余文也冬十有一月聞寶應王懋竑予中之喪其子姓及淮南故舊皆謂銘幽之文余義不容辭追思自辛亥以前交疏善微而假以誌表哀辭者有之矣

其後公事日殷雖故舊親知多闕焉感念平生游好乖  
隔凋殘欲總而籍之略舉行能兼存名字州里而自揣  
年力恐終無其期乃表宥函之墓而附論江介士友與  
余兄弟齒相後先者繫于篇終庶幾九原有知眾鑒余  
事與心違而非于友道之厚薄淺深失其倫序云宥函  
癸巳舉于鄉辛丑成進士卒于雍正癸丑某月年七十  
有四所著春秋周易臆說行於世妻某氏子三人長鏡  
源雍正丙午舉人次雲姚雍正甲辰舉人太倉州學正  
次某太學生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乾隆六年季  
冬桐城方苞表

系曰余先世家皖桐曾大父遷金陵百有餘年矣自成

童隨先兄與朋齒遊樂其風尚坦夷多修飭之君子劉  
張二子外交近焉者曰龔纓孝水季咸若宏紓而比於  
宥函者曰程士馨若韓郭長春蔚瞻十年以長者曰蔡  
擎念詒徐佩子遂黃瑞輯五長以倍者曰杜掞亮生宋  
坼次郊往來江介信余尤篤者故鄉則吳御柳寬楊周  
監二懷甯則潘介幼石歙縣則吳瞻泰東巖祁門則汪  
鴻瑞獻其盱眙則李沛霖岱雲余爲羈終世而諸君子  
各凋喪於舊鄉雖喪紀亦不能通每念諸君子質行文  
學雖未能並迹古賢而已行著於鄉國聲聞於四方徒  
以居下處幽泯焉將與草木同腐故凡數而次列之俾  
海內篤古而達於辭者略知其名字或經過州部叩其

行跡於子孫鄉人而論述焉其登甲科致顯仕及交疎而知之未審生而存歿而已見余文者不在列蓋茲以志余心之內疚而非敢謂見於余文遂足爲諸君子輕重也

陳西臺墓表

嘗考明史自流賊橫發於秦隴毒痛冀北河南荆益庸蜀滇黔兩粵之間凡破州屠邑必有諸生數輩號召族姻奮死守戰以衛鄉里而甘以身殉蓋由太祖立國之初每下一路必延聘耆儒講論治體終明之世所以愛養庠序學校之士而厲之以禮教者實非兩漢唐宋所能幾故逮其亡而義勇忠誠之氣激發於士類者尤眾

且烈也武宣陳世珮生於明末

國初諸生也康熙甲寅吳三桂反據廣西役充斂重有  
田者執契以畀人而莫之敢承君以諸生爲里長竭家  
財代應徭賦及平定悉反其田有廖姓世以豪暴患邑  
中當明之亡嶺表盜賊蜂起廖姓奪人士田婦女邑令  
莫能制避逃境外君之父糾合溫黎二族三路掩襲殲  
其渠魁反所侵掠而一無私焉大府遂委署縣事及吳  
逆之變廖姓亂心復萌君密聞於當事以計擒其豪官  
杖殺之再世爲邑人除大憝眾皆倚焉而吏之貪冒者  
或欲取所求君弱冠時遠姻范姓以事逃吏誣君父隱  
匿置之獄君號泣求代不可揷資產以賂始得脫叔父

某又爲仇家扳連將以金木訊君請代受刑由是仁孝  
信於邦人君有才略家屢落復起兄弟兄弟之子蕩棄  
先業數分子之置祭田歲入千石聚教族姻子弟之不  
能從師者束脩食飲膏火皆取足焉歲饑空困倉減糶  
稱貸者庶不能償卽還以券或得吉地私以效於君君  
曰子客於楊氏爲營兆域吾安得而奪之楊不能購代  
爲成之可也君旣歿三十餘年其孫仁始以狀求表仁  
及吾門十年自翰林改官臺中頗知慕古賢節概余因  
君父子義勇歎有明士氣之盛沿及昭代而其流不衰  
又因仁也行身之不苟而知子孫之性質多類其祖宗  
乃不辭而爲之表君先世廣東連平州人遷廣西至君

始三世父諱明廉母蘇氏胡氏君卒於康熙四十八年  
年七十有九有子九人並諸生四爲儒官女七人孫三  
十人成進士者二舉於鄉者一曾孫二十二人鄉人多  
以爲積善之慶君以仁

勅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妻王氏繼室周氏張氏並  
贈孺人以乾隆元年某月某日合葬於茲山之陽仁君  
次子先睿出也乾隆七年孟夏桐城方苞表

贈通奉大夫刑部侍郎黃公墓表

贈通奉大夫刑部侍郎黃公江南徽州歙縣程氏子也  
父諱伯起以妻柳氏女弟歸大興黃中丞  
國初黃巡撫寗夏往依焉署郿縣令柳氏歿黃以妹繼

室罷官與中丞同歸京師復有事於陝歸至潼關舟人利其齋夜半戕而沈諸河時公九歲黃氏尋卒中丞之弟殿中宿衛諱爾悟無子因撫焉教育不異所生公少爲名諸生不遇就教職垂三十年告歸又十餘年卒於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年六十有一有子五人皆舉甲乙科其告歸也今吏部侍郎叔琳已登上甲諸子繩繩露鋒穎朝夕講誦雍容如也而公常蒿目兀坐呻吟諸子憂疑私問於母乃知其故春秋佳日每獨身出家人莫知所之旣而迹之始知常徘徊城東鐵山寺及魚藻池旁而迷其兆域也殿中君病革嘗顧諸孫稱公之孝公

悚息有頃而言曰兒一身孫今五人矣程宗宜有續者  
殿中君無言及公將卒諸子請命公亦無言蓋古未有  
以異姓而相繼者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故傳稱鄭  
立異姓春秋書滅禮以義起當盡歸其宗而以異姓之  
禮世祀所繼以比於因國而無主後者公之請於殿中  
君也以一子續程宗蓋恐傷垂死者之心而非禮之經  
式也至諸子則可繼父志而一斷以義矣此公不言之  
意與公工制義屢躡於舉場無惑容至老常誦經書爲  
人講說而無著述蓋自顧無足以釋其隱痛也嗚呼是  
遭變而得其時義者宜有述焉以示後之人公諱華蕃  
字潤采號芳洲配吳氏浙江仁和人

誥封夫人長子叔琳辛未進士吏部右侍郎次叔琬己丑進士太僕寺少卿叔琪乙酉舉人知江南甯國府事叔璥己丑進士監察御史巡視臺灣內陞叔瑄癸巳舉人行唐縣敎諭女三人並適宦族孫男十有四人以康熙五十六年十月葬於郭西新阡雍正元年十有二月桐城方苞表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查公墓表

余嘗感於夢以沈生廷芳言爲海甯查夏重銘幽之文生因請表其外祖聲山墓曰吾毋謂芳能爲母之從祖言曷不爲母之父言余謝以無暇又十年生巡漕山東以書來言吾母老矣外祖先生故舊也非有言無以慰

吾母之心始余在京師海甯諸查皆索交丙子館於汪氏與聲山寓同巷數過從時聲山始爲翰林甚貧窶而盤飧潔以旨叩之皆其內子所手治也余再至京師則

聲山入

南書房爲時所崇居內城或寓海淀扈從塞上屢言欲就余而終未得一見及余難後則其歿久矣時論皆曰南書房爭地也未有共事此閒而不生猜嫌懷媚嫉者當長洲韓公旣歿長

南書房爲

聖心所注者無如聲山而聲山推挽後進無嫉心然終爲爭者所困聲山以詩詞書法四六名然古之人弗重

也故爲揭時論嗚呼其可表也已聲山諱昇字仲韋康熙丁卯舉人戊辰進士選庶吉士除編修己卯主江西鄉試充日講官由諭德庶子至少詹事祖繼序父嗣琪俱諸生

贈通奉大夫大母某氏母某氏妻陳氏並

贈夫人子二廣貢生早卒昌洵承蔭知廣東長甯縣女一適仁和沈元滄知廣東文昌縣卽廷芳父也乾隆十一年正月桐城方苞撰

高仲芝墓表

君姓高氏諱廷芳諸城韓村人也自身以上至高祖五世爲諸生年十一遭亂離被掠去鄉千餘里獨身脫歸

鋒鏑中父兄族姻鄉人皆奇其智能而君更務學敦質行既長家人皆恃賴焉康熙戊申地震棟宇將傾君號呼入負母出戶室盡頽母老而喪明常自悲悶督不知身所在君負而行憩羣室庭階則告焉如是者十年君兄弟七人父授田各三十畝及卒幼者一人無分乃以所受田給之而躬授經客遊以自活君善治生久之家大饑喪父母及同產之孤嫠皆獨任焉有餘則以潤其鄉人近村小戶有以田售者受其奇零而使畱園廬日他日易復也甲申歲大祲以子女求鬻者收養近百口逾年麥熟悉召其父母而歸之退而曰曩吾郤之則填溝壑或陷豪家爲人奴終世矣國初重逃人之罰或匿

君族兄村余曰君入城吏倉卒指君名對簿竭貲得解  
冤竟事無一語及兄人尤以爲難君旣沒十有餘年其  
子璿成進士官庶常始就余求表墓而以膠州張謙宜  
舊所表爲徵謙宜故齊魯間立名義者其表君也徧刺  
薦紳學士操行之多僞而歸重於君余懼其溢美也詢  
諸鄉人知君有詳略而要之無瑕疵焉嗚呼君之能自  
砥飭卽是可知矣璿之請也余與要必所聞無悖而後  
敢序列焉裔鄉人無後言故刪取舊表而易其言之序  
以歸之君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年八十有五父諱曉歲  
貢生某學教諭以長子

封奉政大夫母楊氏

封安人妻李氏子璿側室楊氏出也

王處士墓表

苞踰壯歲所得之友以禮義堅然相信者莫如金壇王澍嘗叩所由曰自吾大父篤學當陽明氏氣篤方張而堅持程朱之說以擴之先子承焉守道固窮非其義絲粟不取性木訥與人無畛域而事涉名義則爭之侃侃然澍自十歲先予授徒游學卽攜持以行及澍長而先予常家居未嘗去左右耳目濡染幾三十年雖欲自菲薄而無以安於心澍少羸家無僕婢先妣出入操作必腹之而呵禁甚嚴嘗苦索餅餌痛予杖曰汝幼而貪食長更何如自先考妣卽世澍之檢身日怠以疎矣又曰

澍孤貧考妣葬故未備子爲我表於阡先是澍以其大父所輯學案視芑芑旣受而序之故於所屬墓碣日延月滯而未暇以爲雍正三年冬芑以先父母墓表屬澍書澍責諾於芑益切踰年春澍告歸必得余文以行乃譜以授之君諱式金字度疑少承父學誦古書不治時文以澍

贈奉直大夫卒於康熙戊子七月年七十有四妻潘氏贈宜人卒於康熙庚辰二月年六十有五生兩子兩女惟澍存墓在某岡某原

余處士墓表

處士諱鉉字震挺其先江西臨川人也元末遷宜黃明

初再世以軍功顯爵第二品佐郡爲縣令丞者以十數至處士之祖若父爲諸生處士十歲能爲詩旣長益博覽好山水父縱使遊學嘗登羅浮東抵武夷求朱子遺蹟再至匡廬淹留濂溪鹿洞過柴桑輒低回久之所交南昌彭達生朱用霖甯都魏和公臨川傅平叔黃元胎李剩水皆恢奇士也晚而篤信宋儒之書每曰士不知聲律文章之外有學是忘其身也所著對洲集四十二卷庸行編三卷藏於家其侍母疾連年不入私室屢急人難益有斗儲衣有代乞假者應之無緩辭其鄉人旣還猶哀悼之子濺亦務質行至孫棟始舉甲科官翰林有子曰戾年十七俾專誦諸經而請業於余曰將使繼

吾祖之志學於聲律文章外也棟以父命請表其祖墓  
再歲矣將歸省語益迫乃就所稱而序列之且使弔也  
無忘父命處士卒於康熙己巳六月年四十有七大父  
諱嘉績父諱墀子六人處士其仲也妻劉氏子一人女  
二人孫男三人長棟次松次楷曾孫男五人

武商平墓表

先兄百川所與爲朋友凡三數人而商平武君其一焉  
君文學無絕殊者貌莊而言謳雖二三君子與久故者  
時用爲嘲謔而先兄獨重之自先兄歿余不敢爲四方  
之行始與君習每風雨之夕愁思無聊輒相呼共語或  
春秋佳日與徘徊川巖墟莽閒君與物無町曠然內行

潔修授徒多人歲入不過二十金冬常寒衣冠敝履穿而力孝養親無違志其父老矣不事詩書非博塞終日焦然每失負從親交丐貸君隨而私償之率以爲常父大安以爲於家無累也君性耿介非其義一毫不取坐困甚有子將娶而天其婦誓死歸夫家眾皆曰毋重自困也君獨毅然整衣冠至女家叩其父母知志決命出拜越日以禮迎而歸少爲諸生攻舉業及交先兄始發憤篤專於經史近六十益刻苦晝夜危坐鑽礪不自休余謂君非親學時矣君曰吾乃今知學之意豈可以老棄哉始君以貧不能養欲客遊四方余戒以養未必遂徒爲父母憂君用此忍凍餒未嘗一日離其親君父年

五十餘君之歿後其父七閱月君歿而家散後妻二嫠  
婦各就食母家一子幼槩無依自眾人觀之天之於君  
可謂酷矣而自君言之則於親無愧心于身無恨事抑  
豈爲不得于天者哉余難後隔舊鄉力不克振其孤乃  
揮涕爲文以歸之俾他年碣於邱壘用表君之行雖不  
顯于時而足以取貴于後世又以志先兄取友之不苟  
也君諱文衡溧水縣歲貢生以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  
某日卒予某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

朱履安墓表

君姓朱氏諱文鑣字履安江甯人也余始入庠序數相  
見廣眾中及北遊數歲歸而吾友劉君古塘與履安交

甚治余因習焉又數年而海內士流語金陵有聞望者必及履安履安慎威儀語默坐起皆有法度性遲鈍而務學能自刻苦其行身亦然家素豐至其父毀之而父母皆衰老于其時尤自力于子道辛卯冬余被逮繫江甯縣獄履安日與古塘諸君子左右其閒時制府飭獄吏與余往來者具籍之而諸君子不爲止事平履安嘗語余曰爾時吾出入縣門或值縣令及南北捕呼聲過吾門巷未嘗不股栗也中歲以授經客遊自活學使者爭迎致及自江西遭溼疾坐臥痛苦歷四五年而講學教子不忘饔飧乏絕屢以書抵京師告余其族姻富家弗使聞也余往者歸自遠方二三昵好必羣引相過談

醉或傳客譁樂連晨夕自赴

詔獄及今蒙

恩歸營葬僅十有四年而余所兄事惟古塘獨存履安之齒未也乃用厲疾殯其生是以余與古塘尤痛之共葬也古塘既銘諸幽故表于其墓而以余之歸告焉